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唐三藏西遊釋厄傳 五行山心猿歸正

佛即心兮心即佛，心佛從來皆要物。 若知無物又無心，便是真如法身佛。

法身佛（原衍「沒」），沒模樣，一顆（原作「夥」）圓光涵萬象。

無體之體即真體，無相之相即實相。

非色非空非不空，不來不向不回向。

無異無同無有無，難捨難取難聽望。

內外靈光到處同，一佛國在一沙中。

一粒（原作「妝」）沙含大千界，一個身心萬個同。

知之須會無生訣，不染不滯為淨業。

善惡千端無所為，便是南無釋（原作「所」）迦葉。

卻說那劉伯欽與唐三藏驚慌慌，又聞得叫聲「師父來也！」眾家僮道：「這叫的必是那山腳下石匣中老猿。」太保道：「是他！是他！」三藏問：「是甚麼老猿？」太保道：「這山舊名五行山，先年間曾聞得老人家說：『王莽篡漢之時，天降此山，下壓著一個神猴，不怕寒暑，不吃飲食，自有土神監押，教他饑餐鐵丸，渴飲銅汁；自昔到今，凍餓不死。』這叫必定是他。長老莫怕，我們下山去看來。」三藏只得依從，牽馬下山。行不數里，只見那石匣之間，果有一猴，露著頭，伸著手，亂招手道：「師父，你怎麼此時才來？來得好！來得好！救我出來，我保你上西天去也！」這長老仔細定觀一看，你道他是何人，怎生模樣：

尖嘴縮（原作「朔」）腮，金睛火眼。頭上堆苔蘚，耳中生薜蘿。鬢邊少發多青草，額（原作「領」）下無須有綠莎。眉間土，鼻凹（原作「兇」）泥，十分狼狽；指頭粗，手掌厚，塵垢餘多。還喜得眼睛轉動，喉舌聲和。語言雖利便，身體莫能那。正是五百年前孫大聖，今朝難滿脫天羅。

劉太保誠然膽大，走上前來，與他拔去了鬢邊草，額下莎，問道：「你有甚麼說話？」那猴道：「我沒話說，教那個師父上來，我問他一問。」三藏道：「你問我甚麼？」那猴道：「可是東土大王差往西天取經去的麼？」三藏道：「我正是，你問怎麼？」那猴道：「我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，只因犯了誑上之罪，被佛祖壓於此處。前者有個觀音菩薩，領佛旨意，上東土尋取經人。我教他救我一救，他勸我再莫行兇，歸依佛法，盡懇懃保護取經人，往西方拜佛，功成後自有好處。故此晝夜提心，晨昏吊膽，只等師父來救我脫身。我願保你取經，與你做個徒弟。」三藏聞言，滿心歡喜道：「你雖有此善心，又蒙菩薩教誨，願入沙門，只是我又沒斧鑿，如何救得你出？」那猴道：「不用斧鑿，你但肯救我，我自出來也。這山頂上有我佛如來的金字壓帖，你只上山去將帖兒揭起，我就出來了。」

三藏依言，遂回頭央浼劉伯欽復上高山，攀藤附葛，直（原作「只」）行到那極巔之處，果然見金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有塊四方大石，石上貼著一封皮，卻是「俺、嘛、呢、叭、呢（原作「呎」）、吽」六個金字。三藏近前跪下，朝石頭看著（原作「看」）金字，拜了幾拜，望西禱祝道：「弟子陳玄奘，特奉旨意求經，果有徒弟之分，揭得金字，救出神猴，同證靈山；若無徒弟之分，此輩是個兇頑怪物，哄賺弟子，不成吉慶，便揭不得起。」祝罷，又拜。拜畢，上前將六個金字輕輕揭下。只聞得一陣香風，劈手把壓帖兒刮在空中，叫道：「吾乃監押大聖者。今日他的難滿，吾等回見如來，繳此封皮去也。」嚇得個三藏與伯欽一行人，望空禮拜。徑下高山，又至石匣邊，對那猴道：「揭了壓帖矣，你出來麼？」那猴歡喜，叫道：「師父，你請走開些，我好出來，莫驚了你。」

伯欽聽說，領著三藏，一行人回東即走。走了五七里遠近，又聽得那猴高叫道：「再走！再走！」三藏又行了許遠，下了山，只聞得一聲響亮，真個是地裂山崩。眾人盡皆悚懼。只見那猴早到了三藏的馬前，赤淋淋跪下，道聲「師父，我出來也！」對三藏拜了四拜，急起身，與伯欽唱個大喏道：「有勞大哥（原作「歌」）送我師父，又承大哥（原作「歌」）替我臉上去了薜草。」謝畢，就去收拾行李，扣（原作「即」）背馬匹。三藏見他意思實有好心，真個相沙門中的人物，便叫：「徒弟啊，你姓甚麼？」猴王道：「我姓孫。」三藏道：「我與你起個法名，卻好呼喚。」猴王道：「不勞師父盛意，我原有個法名，叫做孫悟空。」三藏歡喜道：「也正合我們的宗派。你這個模樣，就追認一個小頭陀一般，我再與你起個混名，稱為『行者』，好麼？」悟空道：「好！好！好！」自此時又稱為孫行者。